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 第二回 魏醜驢迎春逞百技 侯一娘永夜引情郎

詩曰：光陰百歲如夢蝶，管甚冬雷與夏雪。
杯行到手莫畝殘，今人不見古時月。
花前拍手唱山歌，須信人生能幾何。
能向花前幾回醉，明朝青鏡已婆娑。（集句）

話說黃州同看了籤語，大訝起來。各官一齊來問，黃達纔將向日落水所遇之事，細說一遍。眾官皆吐舌，便解道：「楮者，赤也；巳者，蛇也；練塘者，赤練村也，乃是隱著『赤練蛇』三字。」朱公道：「前二句明白了，後二句如何解？」黃達道：「或是九九之數，還有水災，亦未可知。」

道士獻茶畢，朱公回船南去，由揚州、瓜、儀一路來。只見和風拂拂，細柳陰陰；麥浪翻風，漁歌唱晚。處處桑麻深雨露，家家燕雀荷生成，非復舊時蕭條之象。朱公滿心歡喜。巡視畢，回到淮安，擇日排慶成大宴。山陽縣動支河工錢糧，就於清江浦總河大堂上鋪氈結綵，擺開桌席。上面並排五席，乃是河漕鹽撫按五院，俱是吃一看□的筵席。金花金台盞，銀壺銀折盃，綵緞八表裡。左首雁翅三席是三司；右首雁翅三席乃徐、穎、揚三道，也是吃一看□的筵席。金花金台盞，綵緞四表裡。卷蓬下乃四府正官並管河廳官乃佐貳，各折花紅銀五兩，惟黃州同與府縣一樣。這筵席是撫院為主，是日先著淮、揚二府來看過，各官紛紛先來伺候。已牌時，撫院先來，是日官職無論大小，俱是紅袍吉服，各官於門外迎接撫院進來。只見鼓樂喧天，笙歌聒耳，果然好整齊筵宴。但見：

屏開金孔雀，褥隱繡芙蓉。金盤對對插名花，玉碟層層堆異果。簋盛奇品，滿擺著海饈山珍；杯泛流霞，盡斟著瓊漿玉液。珍饈百味出天廚，美祿千鍾來異域。梨園子弟，唱的北調南音；洛浦佳人，調的瑤琴錦瑟。趨蹌的皆錦衣繡裳，揖讓的盡金章紫綬。齊酣大醕感皇恩，共樂昇平排盛宴。

話說各官隨撫院到堂上看過了席，巡捕官忙來稟道：「各院大人都到了。」撫院即至階下迎接。相見禮畢，階下樂聲嘹亮。茶畢，撫院起身，舉杯酬過天地，回身安席，首敬朱公，稱賀道：「大人鴻儀碩德，障此狂瀾，奠安陵寢，生民樂業，福山祿海，當與淮、黃並永。敬賀，敬賀！」朱公接杯，謙遜道：「弟荷聖主威靈，承諸位大人教益，偶而僥倖，敢叨佳譽？愧極之至！」朱公也轉奉了撫院酒。各院彼此酬酢過，然後司道並各官奉酒相賀。朱公也一一酬畢，方入席。常下各官皆分班告坐。上過頭湯，戲子參堂演戲。雖無炮鳳烹龍，端的是肉山酒海，簫韶迭奏，鑼鼓齊鳴，飲至申時，各院起身，於堂上擺設香案，向北謝恩，相讓上轎而去。府縣等收拾花緞桌席，具手本分送各衙門交割，一齊散了。

次日，朱公上本舉薦管河官員，並求河工新舊諸神廟額。不日旨下：加朱公太子太保、工部尚書，蔭一子入監。各官皆加二級，惟黃達績勞獨多，升為兩淮鹽運同知，兼管河務。有詩道他們的好處道：

砥柱狂瀾建大功，洪恩千載在淮東。
封奔蔭子皆榮顯，始信男兒當自雄。

朝廷又差了臨淮侯李言恭、禮部尚書徐階，祭告二陵，並分祀河神。朱公聞信，即起馬往臨清候接。二人祭告畢，回京覆命。路過臨清，來拜朱公。是時正值冬盡春回，臨清打點迎春。

卻說臨清地方，雖是個州治，到是個□三省的總路，名曰「大馬頭」。商賈輳集，貨物駢填。更兼年豐物阜，三□六行經紀，爭扮社火，裝成故事。更兼諸般買賣都來趕市，真是人山人海，挨擠不開。次日正值迎春，知州率領眾官郊外迎春，但見：

和風開淑氣，細雨潤香塵。當街鮑老盤旋，滿市傀儡跳躍。蓮台高聳，參參童子拜觀音；鶴雙聯翩，濟濟八仙拱老壽。雙雙毛女，對對春童。春花插鬢映烏紗，春柳侵袍迎綠綬。災丹亭唐王醉楊妃，採蓮船呆王擁西子。步蟾宮三元及第，占黿頭五子登科。呂純陽飛劍斬黃龍，趙玄壇單鞭降黑虎。數聲鑼響，紛紛小鬼開鑼道；七陣旗開，隊隊武侯擒孟獲。合城中旗幡亂舞，滿街頭童叟齊喧。斗柄回寅，萬戶笙歌行樂事；陽鈞轉泰，滿樨桃李屬春官。

是日，朱公置酒於天妃宮，請徐、李二欽差看春。知州又具春花、春酒並迎春社火，俱到宮裡呈獻，平台約有四□餘座，戲子有五□餘班，妓女百□名，連諸般雜戲，俱具大紅手本。巡捕官逐名點進，唱的唱，吹的吹，□分鬧熱。及點到一班叫做鞞鞞技，自鞞鞞國傳來的，故叫做鞞鞞技，見一男子，引著一個年少婦人並一個小孩子。看那婦人，只好二□餘歲，生得□分風騷。何以見得？有詞為證：

嬌嬌潤潤，裊裊婷婷。不施朱粉，自然體態輕盈；懶御鉛華，生就天姿秀媚。眼含一眶秋水，眉灣兩道春山。慣尋普救西廂月，善解臨邛月下琴。

那男子上來叩了頭，在階下用□三張桌子，一張張迭起。然後從地下打一路飛腳，翻了幾個筋斗，從桌腳上一層層翻將上去，到絕頂上跳舞。一回將頭頂住桌腳，直壁壁將兩腳豎起。又將兩腳鉤住桌腳，頭垂向下，兩手撒開亂舞。又將兩手按在桌沿上，團團走過一遍。看的人無不駭然，他卻猛從桌子中間空裡一一鑽過來，一些不礙手腳，且疾如飛鳥。

下來收去桌子，只用一張，那婦人走上去，仰臥在上，將兩腳豎起，將白花綢裙分開，露出潞綢大紅裙子，腳上穿著白綾灑花膝衣，玄色絲帶，大紅滿幫花平底鞋，只好三寸大，宛如兩鉤新月，甚是可愛。那男子將一條朱紅竿子，上橫一短竿，直豎在婦人腳心裡。小孩子爬上竿上去，騎在橫的短竿上跳舞。婦人將左腳上竿子移到右腳，復又將右腳移到左竿子，也絕不得倒。那孩子也不怕，舞弄了一會，孩子跳下來，婦人也下桌子。

那男子又取了一把紅筭，用索子扣了兩頭，就如梯子一樣。那婦人拿一面小鑼「當當」的敲了數下，不知口裡念些甚麼，將那把紅筭望空一拋，直豎著半空中。那孩子一層層爬上去，將到頂，立住腳，兩手左支右舞。婦人道：「你可上天去取梅花來，奉各位大老爺討賞。」那孩子爬到盡頭，手中捻訣，向空畫符。婦人在下敲的鑼，唱了一會，只見那孩子在上作折花之狀。少頃，見空中三枝梅花應手而落，卻是一紅二白。那孩子一層層走下，到半中間，一路筋斗從筭子空中鑽翻而下。婦人拾起梅花來，上堂叩頭，獻上三位大人面前，遂取金杯奉酒。三公大喜。李公問道：「今日迎春，南方纔得有梅花，北方尚早，你卻從何處來？」婦人只掩口而笑，不敢答應。

徐公是個風月中人，即將自己手中酒遞與婦人。婦人不敢吃。朱公道：「大人賞你的，領了不妨。」婦人纔吃了，叩頭謝賞，復斟酒奉過徐公。朱公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？姓甚麼？」婦人跪下稟道：「小婦姓侯，丈夫姓魏，肅寧縣人。」朱公道：「你還有甚麼戲法？」婦人道：「還有刀山、吞火、走馬燈戲。」朱公道：「別的戲不做罷，且看戲。你們奉酒，晚間做幾出燈戲來看。」傳巡捕官上來道：「各色社火俱著退去，各賞新歷錢鈔，惟畝崑腔戲子一班，四名妓女承應，並畜侯氏晚間做燈戲。」巡捕答應去了。

原來明朝官吏，只有迎春這日可以攜妓飲酒，故得到公堂行酒。翻席後，方呈單點戲，徐公點了本《浣紗》。開場，范蠡上來，果是人物齊整，聲音響亮。一出已畢，西施上來，那扮旦的生得□分標緻，但見：

丰姿秀麗，骨格清奇。豔如秋水湛芙蓉，麗若海棠籠曉日。歌喉宛轉，李延年浪占漢宮春；舞態妖嬈，陳子高枉作梁家後。碎玉般兩行皓齒，梅花似一段幽香。果然秀色可為餐，誰道龍陽不傾國。

一本戲完，點上燈時，住了鑼鼓。三公起身淨手，談了一會，復上席來。侯一娘上前稟道：「回大人，可好做燈戲哩？」朱公

道：「做罷。」一娘下來，那男子取過一張桌子，對著席前放上一個白紙棚子，點起兩枝畫燭。婦人取過一個小篋箱子，拿出些紙人來，都是紙胛子剪成的人物，糊上各樣顏色紗絹，手腳皆活動一般，也有別趣。手下人並戲子都擠來看，那唱旦的小官正立在桌子邊。侯一娘看見，欲要去調，又因人多礙眼，恐人看見不像樣。正在難忍之際，卻好那邊的人將燭花一彈，正落在那小官手上。那小官慌得往後一退，正退到侯一娘身邊。一娘就趁勢把他身上一捻，那小官回過臉來，向他一笑。一娘也將笑臉相迎，那小官便捱在身邊，兩個你挨我擦。

直做至更深，戲纔完。二公起身，朱公再三相畝。徐公道：「再立飲一杯罷。」侯一娘上來先奉了徐公酒，妓女們也斟酒來奉朱、李二公。徐公扯住一娘的手，一遞一杯吃，妓女們來唱小曲。李公道：「叫那唱旦的戲子來唱曲。」妓女下去說了。那小官尚未去，只得上來與諸妓並立，儼然一美姝也。那小旦奉了一巡酒，纔開口要唱，李公道：「不必大曲，只唱小曲罷。」遞扇子與他打板，唱了一曲，徐公與他一杯酒。李公道：「各與他一杯。」侯一娘也滿斟一杯遞與他，乘勢在他手上一抓，又丟了一個眼色。那小官也斟了一杯奉答，一娘就如癡了一般。

飲了一會，二公叫家人賞眾戲子每名一兩，那小旦分外又是一兩，四妓女並侯氏亦各賞一兩。眾人謝過賞，李、徐二公作謝上轎而去，眾人皆散。只纔是：只愁歌舞散，化作彩雲飛。有詩道得好：

華堂今日好風光，鳳管鸞簫列兩行。

豔舞嬌歌在何處？空畜明月照東牆。

卻說那小官也姓魏，名子虛，字雲卿，蘇州人。自矜色藝，不肯輕與人相處。晚間自廟裡回到下處，思想那婦人風流可愛，且□分有情。想了一夜，恨未曾問他姓名下處，心裡又想道：「他是過路的人，不過只在馬頭上客店裡住，等天明瞭尋他一遭。」巴到天初明便起來，見同班的人俱未醒，他悄悄的叫打雜的往對門店裡買水來，洗了臉，鎖上房門，竟往南門馬頭上來。見幾家店，卻不知下在誰家。

是日正是新春，家家俱放爆竹燒利市。魏雲卿走來走去，又不好進店去問。原來北方人家，時節忌諱，不許生人進門。他又是個小官兒的性格，腆怕問人。走了幾遍，沒情趣，只得回來到下處。見班裡人都在那裡鬥牌，一個道：「弔辰尋你燒子個利市，只道你上廁去了來，何以這樣齊整？上街做甚子？這樣早獨自一個行走，這臨清馬頭是烏豆換眼睛的地方，不要被人黏了去。」雲卿道：「不妨，他只好黏我去做阿爺。」一個道：「不是做阿爺，轉是要你去做阿媽哩！」雲卿笑將那人背上打了一拳，就坐下來看牌。正是：

朝來獨自訪多情，空向桃源不遇春。

默默芳心惟自解，難將衷曲語他人。

再說侯一娘在廟中見那小官去了，心中怏怏，沒奈何，只得收起行頭，出廟回到下處。醜驢買了酒來，吃上幾杯，上床睡了。思想那人情兒、意兒、身段兒，無一件不妙，若得與他做一處，就死也甘心。心中越想，慾火越甚，一刻難挨，打熬不過，未免來尋醜驢殺火。誰知那醜驢辛苦了一日，又多吃了幾杯酒，只是酣呼如雷，就同死人一樣，莫想搖得醒。翻來覆去，總睡不著，到雞鳴時纔昏昏睡去。猶覺身在廟中，丈夫孩子不知何處去了。走到先前，見殿上燈燭輝煌，又走到東廊下戲房裡，見眾戲子俱不在，只那小官伏在桌上打睡。走到他身邊，見他頭戴吳江絨帽，身穿天藍道袍。一娘將他搖了幾搖，那小官醒來，兩人訴了幾句衷情，便摟在一處。正做到妙處，只聽得人喊來道：「散了！散了！去呀！」那小官將手一推，猛然醒來，乃是南柯一夢。醒來情愈不能自己，再去扯丈夫時，醜驢已起去久矣。睜眼看時，見窗上已有日色，聽得醜驢在外燒紙。又聽得一片爆竹之聲，只得勉強起來，沒情沒緒，只得做些飯吃了。馬頭上也有幾班戲子，奮心訪問，又不知他姓名，難以問人，只是心中思念，終日放他不下。

不意自立春後，總是兩雪連綿，一直到正月，沒個好晴天。一娘也不得上街，只得醜驢領著孩子，終日上街打花鼓翻筋斗，覓些錢鈔來餬口。自己獨坐在樓上，終日思想那人。

卻說這店主人姓陳，有個兒子名喚買兒，纔□九歲，生得清秀，也是個不安本分的浮浪子弟，終日跟著些客人在花柳叢中打混。見侯一娘風騷，他也常有心來撩撥。只因連日天雨，見婦人獨坐在家不出門，遂來效小慇懃，終日在樓上纏，竟勾搭上了。那買兒不但代他出房錢，且常偷錢偷米與他，日近日親。一娘終日有買兒消遣，遂把想小魏的念頭淡了三分。

不覺光陰易過，又早到二月初旬，連日天氣晴和，依舊上街做生意。一日晚間歸來，店家道：「明日王尚書府裡生日，今日來定，你明日須要絕早去。」侯一娘答應，歸樓宿了。次日天纔明，王府管家就來催促。夫奄收拾飯吃了，到王府門首伺候，只見拜壽的轎子並送禮的盒擔挨擠不開。等至巳牌，纔見那管事的出來喚他進去。到東首一個小廳上，上面垂著湘簾，裡面眾女眷都坐在簾內。醜驢將各色技藝做了一遍，至將晚方完。一娘進簾子來叩頭，王奶奶見他人品生得好，嘴又甜，太太長奶奶短，管家婆他稱為大娘，丫頭們總喚姑娘，賺得上上下下沒一個不歡喜，老太太問了他姓名，道：「先叫你家長回去，你晚間看了戲去。」又向媳婦道：「可賞他一匹喜紅，一兩銀子。」一娘便到外邊來對醜驢說了。醜驢收起行頭，領著孩子先去。

一娘復到簾間來謝賞，王奶奶叫看坐兒與他坐。一娘不肯坐，說之再三，纔扯過一張小杌子來坐了。然後眾女客吃麵，一娘也去吃了面。少頃，廳上吹打安席，王太太邀眾女客到大廳上上席。女客約有四□餘位，擺了□二席，賓主尊卑相讓序坐。外面鼓樂喧天，花茵鋪地，寶燭輝煌，鋪設得□分齊整。有獻壽詩二首為證：

阿母長齡擬大椿，相門佳婦貴夫人。

原生上第鳴珂族，正事中朝佩玉臣。

振振琳瑯皆子姓，煌煌簪紱總仙賓。

金章紫誥多榮顯，況是潘輿燕喜辰。

自是君家福祉高，朱輪華轂映緋袍。

光從天上分鸞詔，恩向雲中錫鳳毛。

金母木公參鶴馭，紫芝碧玉奏雲璈。

持觴欲侑長生酒，海上新來曼倩桃。

卻說正中一席擺著五鼎吃一看□的筵席，灑線桌圍，鎖金坐褥，老太太當中坐下。王尚書夫奔紅袍玉帶，雙雙奉酒拜了四拜。次後王公子夫婦也拜過了，纔是眾親戚本家，俱來稱觴上壽。老太太一一應酬畢，王太太同媳婦舉杯安席。

眾人告坐畢，侯一娘纔上去到老太太前叩頭，又到太太奶奶面前叩頭。王奶奶一把扯住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多謝你。」便叫管家婆拿杌子在戲屏前與他坐。吹唱的奏樂上場，住了鼓樂，開場做戲。鑼鼓齊鳴，戲子扮了八仙上來慶壽。看不盡行頭華麗，人物清標，唱一套壽域婺星高。王母娘娘捧著仙桃，送到簾前上壽。王奶奶便叫一娘出來接。一娘掀開簾子，舉頭一看，見那扮王母的旦腳，驚得神魂飛蕩，骨軟筋酥，站立不住。正是：

難填長夜相思債，又遇風流舊業冤。

畢竟不知見的這個人姓甚名誰？且聽下回分解。